

大雲山房文稿

三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嘉慶十有五年二月敬自瑞金以事至南昌前太子少保
雲貴總督劉公之孫署餘干縣知縣焜泣而請曰先少保
仕

高宗朝受

殊遇以儒臣節制西封會緬甸兵事方起所遣將失律先
少保引罪致其身

純皇帝推始終

恩禮許歸葬然子孫以先少保未復前資不敢銘墓不敢
碑不敢狀于史氏今五十五年矣大懼沒先人之行無以

見先人謹惟先少保自述年譜一卷始康熙四十年終乾隆三十一年書事悉如史法吾子其次爲文焜將書之祠版焜世世子孫願能坐甲執兵爲

國家捍守邊徼驅縛狼羆以畢我先少保之志

朝廷蠲濯前跡收錄後効當世鴻達君子得由吾子之文而闡揚之焜死且不朽語竟伏地泣不能起敬禮不敢辭按譜公諱玉麟字磨兆姓劉氏世爲兗州府曹州人曹州升府爲曹州府荷澤縣人曾祖捷兗州府學廩膳生馳贈資政大夫祖拱辰父澄清曹州學歲貢生俱贈資政大夫曾祖妣袁氏祖妣田氏袁氏前妣張氏妣張

氏俱

贈夫人公年始十五補兗州府學生二十補廩膳生三十三充拔貢生二十五考取八旗官學敎習二十六補正藍旗官學敎習應順天鄉試中式二十七引

見以敎諭用二十八選觀城縣學敎諭

純皇帝乾隆元年公舉博學鴻詞

御試列二等第三名授翰林院檢討年三十六矣三十八

奉

特旨改名藻

記名以御史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充會試同考

官升右春坊右中允升侍講轉侍讀

上書房行走四十升太常寺少卿轉通政司右通政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自公爲檢討至僉都御史皆純皇帝特簡在廷以爲榮是時

純皇帝御極已五年躬節儉以率天下而海內無事物力充殷公虞有以豐豫之說進者凡園囿燕遊贊御之事屢懼切言之

純皇帝悉嘉納四十一升內閣學士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充江蘇學政四十三以失察寶應縣學生劉洞罪狀降三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至京仍

上書房行走六月以母張大夫人年老乞養親得

允五十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至京

賜復內閣學士原銜五十四丁張太夫人憂五十六服闋時

純皇帝幸闕里公送

駕至德州授陝西布政使公在籍侍養凡十有二年年譜中止載

朝廷賜予並所奉

溫旨敬次至此焜復泣曰先少保在養親假中至德州迎駕者二入都祝

皇太后萬壽者一始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繼奔
孝賢皇后之喪其餘日朝夕侍張太夫人飲食起居皆躬
事蓋事親以事

君不敢欺如此是時准噶爾豪賊阿睦爾撒納內附復叛
官軍勦之公始之官陝西察哈爾吉林兵方由陝西赴軍
自潼關廳至長武縣東西八百里設軍臺七所其平道分
設車三百輛騎七百匹其山道分設騎千五百五十匹臺
設草六十萬斤豆二千石公日與按察使驛傳道釐其事
軍行無留直隸送軍前馬萬一百六十匹駱駝千六百頭
陝西送軍前羸千二百頭四川送軍前馬千三百九十五匹

過陝西亦無留明年定邊將軍兆惠遂連戰破賊阿睦爾撒納走死五十七調湖北布政使升雲南巡撫雲南運京銅下四川峽險甚自乾隆四年至二十一年共沈三百十九萬四千一十五斤戶部奏雲南四正運運原額京銅二加運運廣西停鑄之銅而第二運至峽當四五六前後三月江漲之時多失事議分二運于前後五運以避險公以正運乃解官顧船加運自漢口以上卽地方官撥船合之不便議併四正運爲三運二加運爲一運八月自瀘州開第一運十月開第二運十二月開第三運次年二月開加運每年止四運而四五六七前後四月無銅船出峽于避

險爲益慎奉

旨依議六十三署貴州巡撫加太子少保六十四回雲南
巡撫任升雲貴總督六十五加兵部尙書銜雲貴西南二
面俱鄰緬甸西爲永昌南爲普洱是時緬甸貴家土司官
裏雁與木疏酋戰敗竄孟坑其妻囊占率衆內附我孟連
土司刀派春脇取其貲囊占怒殺派春永昌知府楊重毅
遂誘誅宮裏雁囊占走煽緬甸諸土司犯邊公方撥土練
守永昌而普洱之孟良土司有族人召散者糾緬甸賊數
千攻掠九龍江等地甚猖獗公馳至普洱遣總兵劉成得
參將劉明智往剿焉先是公在雲南雲南無事垂十年

純皇帝倚任無與比一旦東西皆擾公內不自安而參將
何瓊詔遊擊明誥守備楊坤違節制擅渡九龍江大敗潰
卒還以三人戰沒告方人奏而三人自緬甸遁還公益不
自安當三人逗撓律而

純皇帝以三人乃臨陣退縮皆斬奉

旨降公湖北巡撫公望

闕叩首如禮閉戶作書處後事擲筆抽佩刀自刎時乾隆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也年六十六後一月部議至雲南

以前事革職公娶徐氏繼娶田氏再繼娶李氏長子本清

澤縣附貢生次子木山西蒲州府同知季子林候選布政

司經歷孫焜王子舉人前知江西南康龍泉縣今署餘干
縣次子木出敬於是復子焜曰古者大臣有坐盤水加劍
造請室而請罪小罪自弛大罪北面自裁其三公則賜之
上尊養牛使者中道因以不起聞若是者雖以禮相切直
與取而殺之無異也至蓋寬饒蕭望之朱博皆以下吏就
死其畏罪與辱明甚今公始左遷

純皇帝遇夙厚可復用而奮不自顧至于如此蓋公事
皇上誠至一不得當卽以爲孤負

明恩無以自立于天下此蓋古人所難非蓋寬饒蕭望之
朱博諸君子等不可以不銘於是系之銘曰

至聖御宇禮及大臣非賄非奸皆釋以

恩惟公之咎成于將士

天子仁明左遷則已觥觥我公志古臯夔一寄不汙星隕
山頽命牘抽豪发攢厥志刻之廷陳告于萬世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公諱行簡字敬之姓裘氏始祖萬頃仕宋爲大理寺司直
自會稽遷新建遂世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曾祖琅歲
貢生祖君弼刑科給事中父曰修太子少傅工部尙書謚
文達妣一品夫人熊氏文達公生子四長麟翰林院編修
次師國子監生皆早卒次卽公次行恕湖北漢陽縣知縣
公年二十丁文達公艱服闋

高宗純皇帝欽賜舉人內閣中書推文達公

舊恩也旋直軍機處遷侍讀擢山西甯武府知府調平陽
府以熊太夫人年老請內用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仍直

軍機處升刑部福建司郎中

本朝之制凡章奏陳達

制詔宣降軍機大臣取

進止章京行之內閣六部或徑下各直省及外藩公在直二十餘年內嫺掌故外悉四方之政於是朝野之論皆以爲能可大用

今上加意人才大臣多以公名舉奏升內閣侍讀學士奉命祭南海是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奏請陝西四川帶兵大臣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陝然後逼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復

命後升太僕寺少卿奉

特旨借大理寺少卿窩里額公犒軍公奏請自寶雞至褒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四川總督威勤伯勒保公爲陳廉頗藺相如相下之義兩帥大和公論事多中機宜得大體類如此途次鳳縣升太僕寺卿次西安除河南布政使調江甯布政使

賜花翎丁熊太夫人艱未禫除福建布政使旋調直隸布政使兼按察使護直隸總督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

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數匯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純皇帝欲以曠蕩之恩滌之暨

今上登極

下詔盡免廢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于成格不能一
概除豁官民或借以爲煩擾之具公以爲非清帑無以塞
僥倖去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事福建布政司冊目十有
一公于中分子目一千五百有畸於是支解者豪彙皆見
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兩直隸民逋議分年隨輸官逋議
分年罰繳得銀若干萬兩前後兩省凡清帑若干萬兩旋

奉